

简讯

“让中共死”成为了共识!

日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离世，中共“深感震惊和悲痛”。网友@wuzuolai说：“你知道基辛格是第一个鼓励好莱坞代表中国共产党审查剧本的美国人吗？1997年，电影《Tomorrow Never Dies》最初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情节，关于一个爆炸的香港核反应堆。但导演 Roger Spottiswoode 告诉影评人，在制作公司聘请基辛格作为电影的‘外交顾问’后，他们必须将电影引向不同的导演。”

还有网友评价：基辛格死了，网上大体上是庆祝的，……现在的国人连“改革”的论调都不信，让中共死成为了共识!

热点 血槽姐曾入住肝移植中心
或涉器官移植

聚焦 网民热议北京道路
中英标牌换中文

见证 滴水不进的
染疫大姐康复了

北京承认新冠疫情爆发



XP-何小鹏

23-12-1 11:08 已编辑
发布于 湖南

+关注

从海外经上海回国，昨天晚上还和海外企业家朋友说从11月开始到国内机场不需要扫码。今天一下飞机就要求测核酸，而且还是两根棉签一起上。问为什么政策都出了还要检，回复这是抽查。嗯，是抽查所有人？

就是这些千奇百怪的规定，导致了这么多好的政策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说，他从海外经上海回国，一下飞机就要求测核酸。

日前，北京市疾控中心低调承认，新冠病毒是目前北京市排名第二位的流行病毒。11月30日，北京市疾控中心网站发布疫情周报，11月20日至26日，北京的传染病病例超过7.2万例，比前一周激增一倍，但这一数字被认为已严重瞒报。此外，北京市排名前两位的流行病种是流感和新冠病毒。

12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据多病源监测结果显示，15岁~59岁人群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

早在11月10日，中共院士种南山在广州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自11月起，到明年1月，新冠疫情将出现一波高峰。

但中共官媒几乎不提新冠疫情，可是许多网友自行检测发现，新冠病毒呈现阳性。有消息透露，中共党魁下令掩盖疫情，不许提及新冠病毒。

11月26日，接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方的北京消息人士杨青（化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党魁下令，禁止

渲染中国疫情，要说是普通流感，或什么别的名称，不要提新冠（中共病毒），也不允许外媒采访，以免外国人因此不来中国。许多医院对患者做病原检测，也没有新冠病毒这一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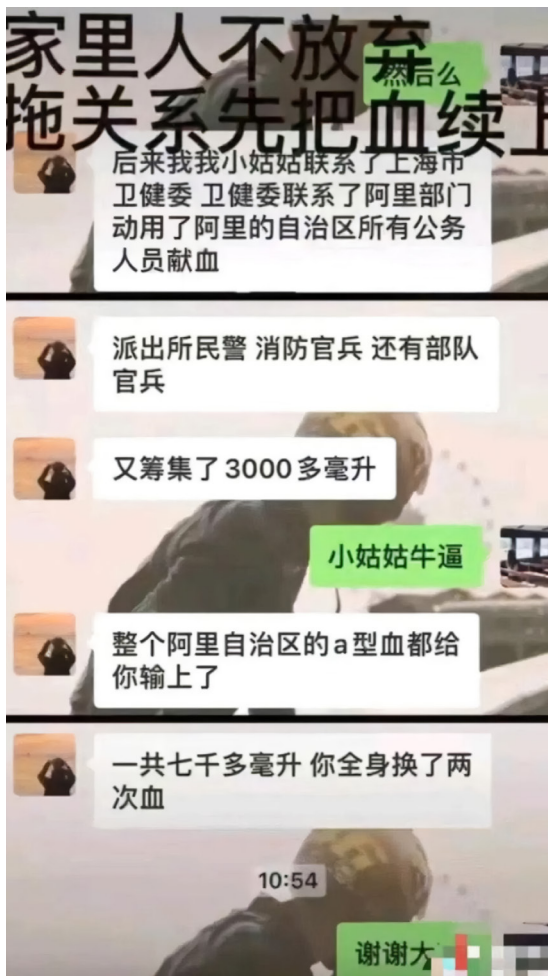
目前，多种迹象显示，中国新一轮疫情十分严峻，各地医院再度人满为患，不仅是儿童，成年人、老年患者都在激增，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12月2日，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各类医疗机构儿科门诊要“应开尽开”，增开午间、夜间和周末门诊，延长服务时间，扩充住院床位等。

但许多医护人员批评当局“说空话、不做实事”，在没有人员、没有设施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缓解医院和患者的压力：“增加医疗供给，还有啥具体措施吗？不能就靠儿科医护人员加班吧？”

近日，网上传出消息，许多医院骨科、妇产科的医生都被调去支援儿科、呼吸科了。而且大批医护人员也感染病倒，被迫带病上班。 **大纪元**

血槽姐曾入住肝移植中心 或涉器官移植



“血槽姐”的丈夫在网络聊天中告诉她，“我小姑姑”动用关系，让阿里自治区所有公务员为“血槽姐”献血。（视频截图）

“血槽姐”余艳雯在网络视频中，自曝在西藏出车祸后，“小姑姑”动用关系让阿里地区公务员为她献血，并包机转运到成都华西医院接受治疗。舆论聚焦中共特权，网民热议“血槽姐”夫妻的家庭背景。

事后官媒《新京报》发出的报导中，余艳雯的丈夫陶立宣称，他的小姑姑“不是上海公职人员”，只是在妻子车祸后，曾向上海卫健委求助。随后有大陆媒体记者以患者家属的身份联系上海卫健委，请求“协调异地献血”，但得到的回复是“需在当地申请”。这段采访似乎更加佐证了陶家“小

姑姑”的“身份不一般”。

《新京报》还引用余艳雯父亲的说法称，他“只是个普通老百姓”，这次女儿医疗费用“总共不到16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机费用120万“都是借来的”。

不过，许多知情网友质疑，跨境“协调”包机运输病人、在短短3个小时内完成从阿里医院到成都医院的“无缝对接”，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甚至一般级别的中共官员都不可能。

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在其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向上海卫健委发函，以及动员阿里当地公安部门、消防官兵、驻地部队献血，其中涉及多个不同的部门，一般官员不可能同时调动，这可能需要省部级以上官员，甚至副国级才能做到。

还有大陆媒体报导称，上海卫健委曾发函，要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阿里医院紧急救助。唐靖远分析，从日喀则到阿里，要足足17个小时的车程，因此这名医生肯定是乘坐飞机。

该援藏医生到达阿里后，“血槽姐”很快便做了转院抢救。据承担转运任务的海南某航空医疗急救服务公司事后发布的视频，本次转运使用的是湾流G550医疗救援专机。“血槽姐”在视频中吹嘘，她到达四川后，“各种开道”，快速顺利抵达华西医院开始手术。

唐靖远分析指出，“血槽姐”

之所以没有被安排进普通的肝脏外科，原因可能是她在阿里医院准备转运的时候，华西医院这边就提前得知了她的情况和相关的检查结果，所以华西医院已经做好肝移植准备，一旦肝脏修补术不成功，就立即进行肝移植手术。而这很可能说明，华西医院已经提前从阿里医院得到了“血槽姐”的配型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准备好了一个匹配的供体，就等着“按需割肝”了。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通告，华西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该医院是中共卫生部移植工程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和卫生部肝胆胰研究室所在地，国家级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每年肝肾移植手术数量巨大。

唐靖远还提到，“血槽姐”的这次转运也可能是启动了中共最高级别的“全程绿色通道”机制来完成的，否则不可能如此高效。

唐靖远指出，“绿色通道”是直接关系到中共活摘器官的一个巨大的黑幕。这是一个特殊的专用通道，负责将刚从供体身上割下的器官快速地运送到异地手术台上。中共进行了多年的活摘器官操作，已经把它产业化、链条化，并操练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流程。这条通道是成千上万次高速转运器官的经验总结的产物，没有这么一个产物，余艳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顺利转运到华西医院。

不受控制的权力和权力者的任性，是社会的灾难，在中共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是权贵阶层幸福生活的代价。

新唐人

网民热议北京道路中英标牌换中文



网民热议道路“中英文标牌替换成全中文”。

中国各地高速公路上的指向标识正由中英文改成全中文，北京的道路标志牌也在全面更换为中文。北京有关部门说，标牌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城市形象”，给市民归属感。对此，有网民提出不同看法。

近日，北京再一次掀起一场标志性的改革，将英文标牌更换成中文。相关人士说，这不只是一场交通设施的更新，更是城市形象全面升级。

网易刊登的“子夜侃世界”本周三的发文和其他多篇文章称，北京市交通部门宣布，将所有的双标语指示牌更换为中文指示牌，以提高道路安全和交通效率。

北京媒体人何先生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试图与英语世界脱钩：“可能北京觉得跟西方社会的关系彻底没救了。因为前不久习和拜登见面以后，双方都没达成共识，所以继续向左的方向转。此前地铁站把英文地名改成汉语拼音也是这个意思，现在路

牌连汉语拼音也不用了，大有与西方决裂的意思。”

近期在微博、抖音、搜狐及网易等多个自媒体博主发文，北京打响第一枪，中英标牌被全换掉。还说，在这个充满变革与繁荣的时代，中国的崛起让世界瞩目。

网民质问换一块路牌多少钱？

中国网民对于北京用中文取代原先的中英文兼容路牌，提出各种疑问。网民“博学多才的春风”留言，记得以前韩寒曝光过，一块牌子的费用是六万元，这次换牌子一块多少钱？请公示一下。还有网民留言，如果再重新恢复中英路牌又怎么说？另有网民留言：外国人不来了，要啥英语？还有网民说：英语考试也取消吧。

有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北京市交通服务热线，但都无法接通。北京居民郭先生说，北京以外的地区也在陆续更换高速公路指向牌：“不仅是北京，在前一段时间，其他城市都对交通标示，还有一些原来是中英文

的变成了汉语拼音，所以，这是要回归中文体系（即中国化）。”

有支持者认为，交通部门此举是一种文化自信和国际地位的体现。有网民担忧全中文路牌会给外国游客造成不便。对此，北京有关部门表示，标牌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本土市民服务和整体城市形象提升，并强调这并非对外文的排斥，而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

北京居民唐女士并不认同上述解释。她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一腔怒火。她说，那些政府官员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外国，却跟百姓大谈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排斥西方语言文化：“他们这不是小题大作吗？他们的闺女，儿媳妇不要去美国好吗，你把路牌英文字抹掉，你们（官员）把钱存在外国银行怎么不提？你把英文抹了装给谁看？你看今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到现在都没动静。”

中国现代文明源自英文世界

时事评论人士毕鑫对自由亚洲说，如果说取消英文路牌能提升城市形象，那么要取消的标志太多了。“所有的互联网公司，所有的外国品牌都是英文，阿拉伯数字也来源于英文。现在不是英文的原因，而是他们内心扭曲的价值观。”

毕鑫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会质疑任何一件事，如此民族的文化科技水平不会提高。

而这恰恰是中共最希望的，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易于被中共洗脑控制。 文 / 古亭

百年真相 中共的首任装甲兵司令是怎样惨死的？

文革中，刘少奇死得惨，彭德怀死得更惨，同样死于非命的是中共首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

许光达是中共的开国大将，中共建政后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许光达被扣上了“二月兵变参谋长”的帽子，惨遭批斗，直至被整死。

1967年1月16日下午，造反派非法抄了许光达的家，揪斗他，勒令他交代搞“二月兵变”、“篡权反党”的罪行。许光达扫视着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许光达话音刚落，造反派中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打倒许光达！”“老实交代你搞政变准备当参谋长的阴谋！”待会场稍安静，许光达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会干。”听着这诙谐、在理的话，会场上的许多人笑了，也有人在大叫大嚷，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主持会议的人无法平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被许光达相讥，只好宣布散会，把许光达非法关押起来。从此，许光达失去了自由。

之后，许光达被立案，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审讯。

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成



文革中被批斗的许光达。

立“斗许光达、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组长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以善搞逼供信闻名，被徐向前元帅称为“整人专家”。

从1967年12月起，专案组提出“血洗许光达”的口号，不断罚站、弯腰，三天三夜不让休息的车轮战，并将许光达伙食标准下降为犯人标准，即每月8元。

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

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上，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都曼林、党志壁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持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摺弯了九十度，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坚决不承认，姓党的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打垮了！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入院治疗六十天，仍受审七十九次，被逼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二十五份；又一次住院八十一天，受审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份。

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已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即许光达去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

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看中国**

退邪党 得福报



2019年10月12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一起在市中心举行大游行。

在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位农村的老党员，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他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后，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他为邪党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到老了，家境仍旧很贫困。他突发脑血栓后，生活不能自理，老伴身体也不好，勉强维持着护理。他每天苦不堪言，无人问津。

我遇到他，就给他讲了中共利用各次运动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的历程，其中有许多都是为邪党卖命的精英。卸磨杀驴是邪党一贯的手法，所以一听“运动”来了，就吓得心都往起揪。八九年“六四”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学生的那些“英勇立功”的官兵，事后一顿庆功鸿门宴后，集体失踪。你最耳熟的“大鸣大放”，叫党员给党提意见，很多善良人没有看清邪党的本质，说了真话，结果被“秋后算账”，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被流放边陲，死在那里。（首恶）江泽民当政时，让党徒们闷声发大财，贪

污腐败横行，那些有权势的人有些虽一时得势，但却被继任执政的党魁以反腐的名义，弄到监狱里去不少。就是跟着邪党走，早晚要倒霉，你退出来吧！无神论是杀人的魔鬼。

他说：“我早就不是了，也不交党费了。”

我一看他还没太听明白，就说：“你举手向邪党宣誓的时候，要把生命献给它，那一瞬间，就在额头上被打了邪恶的兽印。神目如电，神佛看到最清楚。你现在退出来，是抹去这个兽印。这个邪党在另外的空间是一个红色的恶龙，它就不控制你了，你就归神佛管了。”

这时，他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高兴地连声说：“退、退、退！”

后来，我遇到熟悉他的人说，这位老人不知怎地就时来运转了，乡里有人关心他们家了，送来油、面等食品。

这位老人这真是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很多人在三退后获得新生，明慧网上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明慧网

复员军人侃侃而谈

今年八月的一天，我到五妹家做客，五妹夫的一位朋友A也在。A是一位复员军人，七十年代在甘肃当兵。我想，他既然来到家里，就是有缘人。我便试着跟他讲真相，劝其三退（退党、团、队）。

谁知，A很健谈，侃侃而谈他对邪党的认识，谈邪党内斗、腐败等。他说，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贪污腐败，上上下下官员都在贪赃枉法，我们乡镇原企业办主任家就买了两套房子。共产党要打台湾，我对乡企办主任说：你们党员去抵挡，去打仗。他（乡企业办主任）说，我都成这个样子（指身体病态）了，哪能行？

A说：要是打仗，只要拿到枪，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要回头打共产党。他说，我在部队，领导叫我入团，我都不入。我只是读书时入过队，（你给我）退了吧。

我看他知道的邪党的内幕很多，中国人真的在觉醒。明慧网

中共建政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肃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共产党早已罪恶滔天，面临天谴，其成员也将承担一份罪责。

如今，中国大陆疫情海啸再袭，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面临选择，退出中共组织，不为中共站队，是真正的避疫良方。

声明三退的更多途径：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邮寄到 tuidang@tuidang.com

■ 退党电话：
001-702-873-1734
001-416-361-9895

提示：拨通电话后，如果听到“这是空号”，请别上当，很快就能接通。

滴水不进的染疫大姐康复了



2022年腊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老家外甥的一个电话：“小姨，我妈病了，住院了。家里的人们让我告诉您一声，不然怕您埋怨。”我一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看来大姐病得不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不然他们不会告诉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忙，之前两次住院都没有告诉我。

第二天一大早，丈夫开车带着我就往老家赶。因为当时正值疫情爆发时期，大姐所住的医院也挤满了人，连楼道里都是输液的病人。大姐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插满了管子。外甥和外甥女都守候在这里。

外甥告诉我：“我妈感染新冠病毒已经十几天了，起初是发高烧，后来吃不下东西，再后来就滴水不进，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就送到医院来了，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了。现在她还是糊涂，不认人。关键是一点儿东西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只能用管子往胃里灌食。这两天大夫还老撵我们出院，说我妈老在这住着也没什

么用。也就这样了。”

外甥还告诉我：“看虚病的‘仙儿’说，我妈今年是‘闯’年，这次恐怕是闯不过去了，让我们准备后事。”

我走到大姐身边，轻轻的喊了两声：“大姐，大姐”。大姐慢慢睁开眼呆呆地看着我，我赶紧说：“大姐，您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吗？”大姐木木地摇摇头。我接着说：“大姐，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姐又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我看着大姐的眼睛又重复了一遍：“大姐，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次大姐好像记起了什么，对着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以前，我曾给大姐讲过法轮功真相，还给大姐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大姐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她当时还是认同法轮大法的。这些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很少回家，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姐了，我想大姐肯定把这“九字真言”忘了。我这次回来一定要让大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站在大姐身边，也静静地帮大姐念了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我就把提前准备好的插卡小音箱拿了出来，开始给大姐听《普度》《济世》和《帮您过劫难》这三首音乐。我嘱咐外甥和外甥女：“你妈只要醒着，就给她听这些音乐，这对你妈恢复健康有好处，对你们所有听到音乐的人都有好处。但一定要注意播放的音量和时间要合适，不要影响病房中的其他人休息。”我又简单地和他们讲了一会儿大法真相，并把装有真相视频、MP3、翻墙软件的内存卡给了他们。外甥很高兴，当时就迫不及待地把内存卡放入自己的手机看了起来。

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不能在那里陪伴、照顾大姐，就给外甥放下一些钱，告诉他们我有时间再来。临走时，我再一次叮嘱大姐：“大姐，您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姐看着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短短几个小时，我感觉大姐的精神好了许多，她竟然想起来我是她的小妹，甚至还说我的乳名。

几天后，我给外甥打电话问候大姐的身体状况。外甥高兴地告诉我：“小姨，我妈好了，已经出院了。那天您和我姨夫走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妈自己把插着的管子给拔下来了。我们问她想吃东西吗？她说想吃。我们就把您给她买的蛋糕拿给她，她一连吃了两块呢！我们又在医院观察了两天，大夫说我妈没什么事了，好了。我们就出院了。现在我妈什么都能吃了。我们正想着告诉您呢，您不用惦记着了……”

如今国内疫情再起，希望善良人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平安渡过疫劫。 明慧网